

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图》 初步研究(下)

Preliminary Studies of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Birthday Celebration Scroll (Part II)

林姝

Lin Shu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0 Vol.21

故宫学刊

二〇二〇年 总第二十一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图》初步研究 (下)

Preliminary Studies of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Birthday Celebration* Scroll (Part II)

林姝

Lin Shu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卷，描绘了乾隆十六年时皇太后六旬大庆前夕，皇太后在乾隆皇帝的侍卫下由畅春园返回紫禁城时，沿途几十里迎驾的景象。本文在对画卷释读的基础上，论证了图中皇家仪仗的区别，特别是皇帝卤簿的等级，进而探讨庆典的历史背景、经费物料与画卷的绘画进程。指出皇太后六旬庆典在乾隆皇帝的亲自指挥下，规格最高，盛况空前，而该画卷不仅是皇太后三次万寿大庆绘图中最为详尽者，而且与康熙、乾隆万寿图卷相比，又是仅存的原本。是后人研究乾隆朝历史，尤其是宫廷礼制的重要图像资料，其中超逸于制度之外，却没有见诸文字记载的画面，更加彰显出图文互补的重要历史价值。

关键词：

万寿庆典 点景 卤簿 仪驾 金辇 经费物料

ABSTRACT:

The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Birthday Celebration* scroll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depicts the scene of welcoming crowds along the several dozen *li*-long route the Empress Dowager travelled shortly before his sixtieth birthday, from the Garden of Joyful Spring (*Changchun yuan*) back to the Forbidden City,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r. 1736-1795) company.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the painting,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differences regarding the imperial honor guards, especially the hierarchical ranking of the Emperor's honor guards (*lubu*), so a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logistics, and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is painting.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elebratory event enjoyed the highest esteem and the grandest scale under the personal supervisio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This painting is not only the most detailed copy among those recording three occasions of the Empresses Dowager's birthday celebrations, bu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depicting the birthdays of the Kangxi Emperor (r. 1662-1722)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 it is the only extant original copy. It provides important visual reference for lat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who study the history, court rituals in particul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As for the content of the painting, the depiction of those details that do not fall into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r match text records are proof of the exceptional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text and visual records.

KEYWORDS:

Birthday celebration, Dianjing, Honor guard (*lubu*), Instrument rack, Golden carriage, Funds and logistics

(下接上期)

三 画卷历史背景的探究

乾隆皇帝早在十年前(乾隆六年,1741)即对皇太后的奉养,定位于“庆隆尊养”¹。此时恰逢六旬初度,一方面依托国力,将庆典作为“以孝治天下”²的重要昭示手段,呈现给天下民众。另一方面,则钦定将庆典绘成纪实性长卷,以传万代。在执行过程中亲自指授一切事宜,淋漓尽致地体现出皇帝的意志与权威。

(一) 万寿庆典的总策划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41岁,精力最为旺盛,作为庆典活动的总策划,强调“朕惟合九州以致养,非徒问视之常仪”,力求“盛典之宏昭”³。为庆典新建大报恩延寿寺、倚虹堂行宫,改建寿安宫,重修万寿寺、正觉寺,并精心规划皇太后进宫的时间、路线、乘坐的轿辇、停蹕的地点,等等,一一安排妥善。时任内务府官员的德保即云:“皇上为皇太后六旬万寿,一切事宜亲加校阅”⁴。时隔百年,在为慈禧太后筹备六旬庆典的光绪朝大臣亦有感慨,“臣等遴派司员检寻档案,查乾隆年间恭办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如修建万寿寺、大报恩寺为皇太后祝厘之所,典礼崇隆,鸿规钜制,皆则高宗纯皇帝尊养兼隆,亲为指授,庀材鸠工,未由臣部承办,是以无案可稽”⁵。

1. 确定举办大型庆典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761年2月17日),乾隆皇帝奉太后第一次南巡,五月初四回銮,尚未返京便接连发布谕令,筹办皇太后的六旬庆典。“乾隆十六年二月内奴才等遵旨:长河两岸点景添盖亭座、房间,派员敬谨修理”⁶,说明至迟在二月已经明确要举办大型庆典。乾隆帝事事效法皇祖,但在确定皇太后回宫路线时却未沿袭康熙六旬庆典时自畅春园回宫的路线⁷,而是要沿长河走水路,江南水乡旖旎风光影响显而易见。三月,奉皇太后南巡回銮、途经杭州之时,下旨恩准从万寿山至紫禁城沿途搭建点景。“今岁恭逢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王大臣等奏请举行庆贺盛典,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豫备,公祝圣寿,已经允其所请。其各省督抚似此奏请者,自应一体准行,但伊等于奏准之后,祇应先期遣人进京,照在京王大臣所办及分派地方,各按段落豫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不必进献古玩、缎疋

1 《国朝宫史》卷十三记载,在皇太后举行大典的慈宁宫中悬挂乾隆御笔“庆隆尊养”匾额。故宫博物院收藏御笔书法原件,款署:“乾隆辛酉长至月子皇帝臣弘历敬书”,可知写于乾隆六年(1741)皇太后五旬寿诞时。

2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乾隆元年九月癸巳。

3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九,乾隆十六年九月辛卯。

4 德保等:《奏为预备台阁迟误之总管达子等交内务府治罪事》,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案05-0117-052。

5 光绪朝《万寿庆典成案》第一册,礼部工部内务府,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6 海望等:《奏为长河工程各处点景需用银两数目事》,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乙未,奏案05-0135-043。

7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自畅春园进宫,经海淀清梵寺、太平庄、大柳树、慈献寺、隆昌寺、广通寺、天仙庙、真武庙、五圣庵,过石桥进西直门。城内路线一致,唯一不同是过团城后康熙帝进神武门,崇庆皇太后进西华门。

等物，转失朕准行之意。”¹五月，又将直省督抚等分段豫备的范围，自西直门至万寿山一路缩减为西直门至西华门，且由“在京王公大臣与督抚等即于此间公同分段豫备，计每段不过数丈许，则办理既易而诚敬之意亦伸”²。如此办理的目的，是将皇太后的庆典从仅在宫内朝贺扩大到绵延几十里的范围，参与的人员从高级官吏扩展到普通民众，最终演变成举国欢庆的节日，这也是皇帝向天下昭示“朕以孝治天下”³的绝佳时机与舞台，而绵延几十里的点景不过是皇帝治国大略的点缀而已。

届时，皇帝作为前导，亲自将庆典呈现给皇太后。十一月“十九日壬午，上诣春晖堂，奉皇太后幸万寿山，还畅春园。”⁴也就是进宫的前一日，乾隆帝全程侍奉太后，先至畅春园春晖堂迎接太后，随后一同游览清漪园万寿山，将大报恩延寿寺这座特大、特别的寿礼敬献给母亲，再将母亲送回畅春园。次日，从畅春园返回紫禁城时，又将绵延几十里的点景盛况呈现给皇太后。是日，已届数九寒天，但“天气晴和”⁵，“无一阵风，无一丝雨，晴和暄暖，如春三月光景，谓非天心协应，助此庆会乎”⁶？看来钦天监所“预涓吉日”⁷真是个好日子。皇太后在皇帝的侍奉下，从畅春园出发，入清漪园东宫门，乘坐平稳的冰床，由昆明湖、长河至高梁桥倚虹堂，一路上先后在圣化寺、万寿寺、正觉寺拈香，逗留的每一处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圣化寺“建自康熙年间”⁸，是皇太后拈香的第一站，乾隆年间还有接待使臣的驿馆⁹，安排外藩或使臣在此迎驾，最为适宜。位于广源闸西的万寿寺，由明朝万历皇帝生母出资所建，在回宫的行程中地理位置居中，寺名又与庆典相契合，是拈香、休息的好地方。“由畅春园道西直门至大内，銮御所经，兹寺适居其中，且喜其嘉名符祝厘之意，命将作新之，更加丹雘，绣幢宝铎，辉耀金碧，以备临览”¹⁰。还特将寺内的宁安阁“改为万寿阁”¹¹。而正觉寺，明代即为皇家寺院，五塔离立，規制特奇，侍辇过之，以“晋无疆之祝”¹²。且“长河沿堤一带古刹甚多，惟万寿、五塔两寺内有行殿”¹³，故选择在万寿寺、正觉寺拈香。接下来的换辇、休息之地倚虹堂，更是为这次庆典而新建的行宫。

2. 确定庆典的执行者

如果说庆典的总设计是乾隆皇帝，那么具体的执行者或许为傅恒、海望等。傅恒是孝贤皇后的弟弟，乾隆十四年在其从金川告捷班师时，还是在皇太后的提议下被封为一等忠勇公¹⁴，皇太后对他有知遇之恩。而海

1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四，乾隆十六年三月丙午。

2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八，乾隆十六年五月壬寅。

3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乾隆元年九月癸巳；卷四八一，乾隆二十年正月癸卯；卷之一〇二七，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壬午；卷一四八〇，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庚子。

4 《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壬午。第358页。

5 《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癸未。第358页。

6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盛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7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二，《皇太后仪驾万寿辇》。

8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

9 乾隆二年，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至京，即引至圆明园宫门跪伏，“理藩院阅受表文并贡物，翻译呈览，引来使至吏部朝房列坐，赐食毕，馆之于圣化寺。”可知圣化寺有接待使臣的驿馆，详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乾隆二年十二月丙午。另外，笔者新近发现故宫图书馆收藏的一张“樱桃沟至高亮桥河道全图”上，在此位置明确标识出“圣化寺”字样。

10 《御制敕修万寿寺碑记》，详见《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

11 《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万寿阁额曰欢喜坚固……臣等谨按：宁安阁今改为万寿阁”。另：“交出御笔宣纸万寿阁匾文一张（万寿寺万寿阁上层，有窟窿墨渍）、御笔宣纸欢喜坚固匾文一张（万寿寺万寿阁下层檐前，净高二尺二寸、宽八尺）……传旨：‘万寿阁’匾文着做蓝龙边铜字匾一面，‘欢喜坚固’匾文着做横龙边铜字匾一面”，详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七日木作。第277页。

12 《御制重修正觉寺碑文》，详见《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

13 《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乾隆十四年正月丁卯。

望有巧思，在雍正朝即任内务府大臣，颇受赏识；乾隆朝，任户部尚书。此次庆典之前，当盐政吉庆、高恒代表所属商人，上奏请求备办点景时，乾隆下旨：“伊二人自应令其同各省督抚在万寿山至西直门分段备办，至现在江南督抚等豫备庆贺之处，已令大学士公傅恒、尚书海望与伊等面商酌定，其余俱如王大臣等所请，敬谨豫备可也”¹。可见傅恒、海望是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与傅恒、海望商议的结果是西直门内已经排满，最终还是皇帝下旨，命吉庆、高恒出资修缮了正觉寺，将整座庙宇油饰见新²。而负责规划、设计点景者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为大家，称得上大手笔。完全可以看得出并非各省督抚与在京王公各自为政，而是统一规划，全盘设计，布局讲究，错落有致，变化多样，亦适当体现出地域风貌，如湖广的黄鹤楼，漕运总督的帆船墙等。即使表现同一题材，形式却不雷同，如八仙祝寿（图一）、十八罗汉（图二）等。同时追求新颖别致，独树一帜，无论是建筑风格、彩画装饰，还是点景人物、景观设计，特别是戏台的样式（图三），更是花样繁多，出乎想象。



图一 大学士傅恒搭建的八仙祝寿点景（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图二 总督策楞、总督阿里衮、巡抚爱必达搭建的十八罗汉点景（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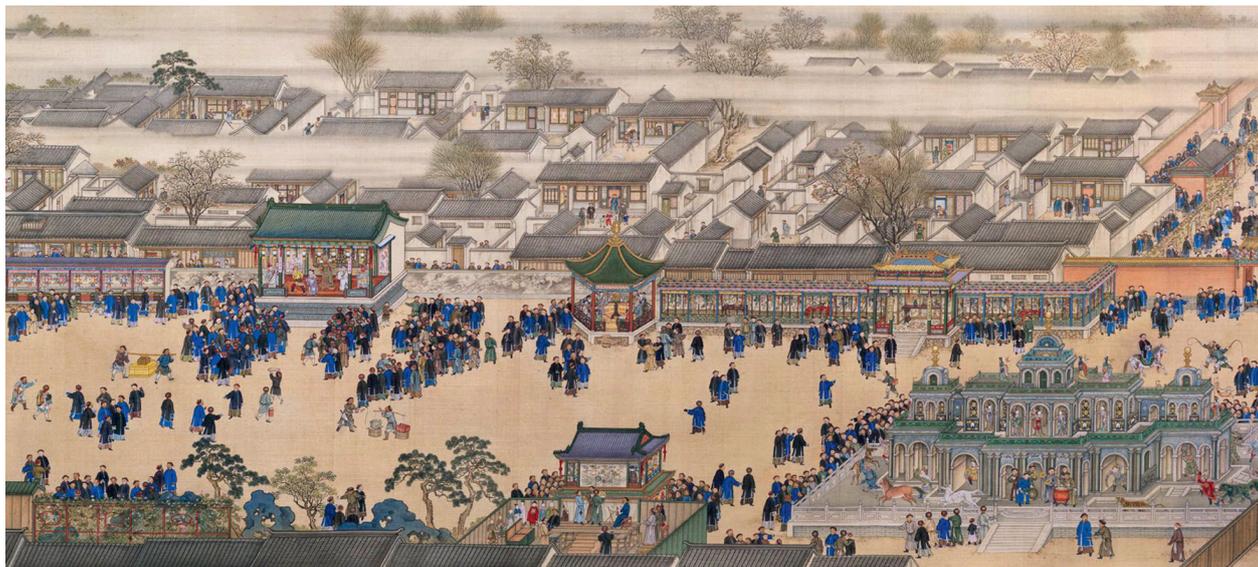
¹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六，乾隆十六年四月癸酉。

² 海望等：《奏为修理正觉寺事》，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奏案 05-0116-017。



图三 1. 广西巡抚定长搭建的戏台（画卷下方，左侧）（万寿图第三卷局部）
 2. 浙江巡抚永贵搭建的蟠桃状戏台（画卷上方） 安徽巡抚张师载搭建的戏台（画卷下方）（万寿图第三卷局部）
 3. 广东巡抚苏昌搭建的佛手式乐台与戏台（画卷上方） 福建巡抚潘思钜搭建的戏台（画卷下方）（万寿图第三卷局部）
 4. 户部搭建的露天戏台（画卷上方） 工部搭建的戏台（画卷下方）（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迎驾人员地点的安排与顺序，也体现出森严的等级与皇家的亲疏关系。城外多是闲散官员与耆民耆妇，搭建的戏台并不多，有多支童子乐队。西直门内主要是远支王公、宗室觉罗，地方督抚，以及八旗、八旗护军统领，左右前锋统领等，总计有 40 段点景。皇城内主要为中央机关与近派王公等（图四），总计有 15 段点景。与皇室关系越近的机构与官员，其迎驾的地点与搭建的景点离紫禁城也越近。最后压轴的是御弟和亲王与果亲王（图五）。



图四 近派王公等搭建的西洋点景及戏台（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图五 和亲王与果亲王搭建的点景（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3. 办成举国欢庆的盛会

这场盛会，由皇帝亲自指挥，除了京城的王公大臣全力筹办外，各省督抚亦先期派人至京鼎力襄办，自然引起全国各地官民的关注，自发前来祝寿者络绎不绝。上有以阿里衮为代表的督抚大人亲至操办¹，下有老民、老妇冒着严寒，长途跋涉，汇集京师。皇帝在得知湖北的老民、老妇已陆续起程，来京叩祝皇太后万寿节后，下旨：“此等闾阎耆耄，远赴祝厘，虽出自伊等至诚，而当此严寒，长途跋涉，朕心深为軫念。其已

¹ 时阿里衮于九月间调任两广总督，但“阿里衮现请来京恭祝皇太后万寿，赴任之期尚远，着新柱速往广东暂行署理总督印务。”详见《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至京师者，该部著加赏赉；未至京者，所至地方官从优资送回籍，其他省有似此者，俱著照此办理，概不必令其赴京，以仰副圣母慈仁保惠至意。”¹更有一些候补、降调的官员恳请设立经坛以申庆祝，借此普天同庆之机，冀望官复原职或升迁，由礼部具奏请旨者就达 185 员。皇帝“念该员等俱非现任职官，且有由本省远赴京师者，应行特沛恩施。此内来京候旨解任、休致及候补、降调现有职衔之员，俱著加一级。其革职人员五品以上等均降二等，赏给职衔。七品者复还原衔，以昭锡类推恩特典”²。看来凡是进京者都有恩赏，何乐不为。而随着庆典的临近，所有的街道修缮整齐、点景布置完备，前来祝寿观光的臣民也越来越多，俨然成为举国欢庆的盛会。遂特设日期安排观光，满足庶民百姓的愿望。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1718-1793）在 1751 年 8 月 22 日（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日）到达北京，恰逢庆典筹备期间，所见所闻，感慨颇多，他在庆典之后写给阿拉尔神父的信中，对庆典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并首先声明，“我只叙述亲眼看到的事物”，“在举行大典的日子之前数周，便规定街道将被划分为三部分”，以便使所有的人都得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表演。大街中部要比两侧宽敞得多，仍作日常通行之用；两侧分为单行道，一侧供前来此处的游客使用，另一侧则供离去的游客使用。“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人便可以在数小时期间平静地通过那里。”“但本处的习俗是妇人不能抛头露面并混杂在男子人群中……皇帝指定某些日子专为女性提供一切表演。在这几天，不允许任何男人在那里。”³赵翼亦云：“时街衢惟听妇女乘舆，士民则骑而过，否则步行，绣毂雕鞍填溢终日。余凡两游焉。此等盛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亲身见之，岂非厚哉！”⁴

随着人流的大量涌入，以致引发了粮价的上涨，皇帝又谕令平粟米价。“海宇臣民愿效祝厘者甚众，现在辐辏京师，各城米价或致少昂，著于京仓拨米二万石，分给五城，减价平粟，令尚书蒋溥、伍龄安、李元亮、刘统勋、孙嘉淦，督率该巡城御史等实力稽查，妥协办理。”⁵

4. 对庆典筹备严格管理

在庆典的筹备过程中，皇帝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奖罚分明，对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员，坚决惩罚。十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官员德保因点景中的“台阁应用人物未经安设，并转云悠插榫亦未安妥，实属不合”，请求将负责此事的总管达子，员外郎白世秀、额尔登额，催总六十七，委署库掌五十八交内务府治罪。并请求“奴才派员办理不妥，咎实难辞，请将奴才一并交内务府从重治罪。”皇帝毫不留情：“著交内务府衙门治罪。钦此。”⁶。因为本月二十一日，传旨：“著预备台阁。”很有可能二十四日是任务完成的期限，所以才在二十五日上折，请求处分。无独有偶，和硕和亲王弘昼等也在这一天上折，以“贻误备办御船”请求处分。皇帝为太后万寿庆典，“所备办之处，想要精做，预先演习妥当。臣等理应迎合圣主之尽孝之心，将所有备办之处，理应预先尽力妥当备办，并没有不留心备办”⁷。臣等惭愧，还是在二十四日使主子的船受阻延误，“请将臣等

1 《乾隆帝起居注》第 10 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 353 页。

2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3 《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同会阿拉尔神父的信》（1752 年 10 月 20 日于北京），详见《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 年，375-379 页。

4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盛典》，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0 页。

5 《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一，乾隆十六年十月丁巳。

6 德保等：《奏为预备台阁迟误之总管达子等交内务府治罪事》，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案 05-0117-052。

7 和硕和亲王等：《奏为贻误备办御船请议处事片》，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销档 225-026。此则与下一则档案均为满文，承蒙同仁春花女士译文，谨致谢意！

交给内总管，严加议处”。可见十月二十四日应该是预演之日，虽然尽心尽力了，却仍没有按期完成。不过乾隆皇帝最后还是宽免了弟弟，没有对他处罚¹。而庆典过后，“皇帝犒赏了京师的所有官吏们，以作为他们为促使庆典成功而付出的心血与辛劳的嘉奖。帝国中所有已达到八十岁以上的女子们，也都分享了皇帝的慷慨赏赐。她们各自得到的钱数多少与其年龄成正比。”²

（二）绘画图卷的总指挥

乾隆皇帝下旨将庆典绘成图卷以传永久，亲自创意、钦定画画人并审定画稿。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751年12月20日）郎正培面奉上传：“于初八日着丁观鹏、张镐随驾，至万寿山起，至于寿安宫止，往看一路陈设等件，绘图四卷。钦此。”³这是档案中关于万寿图的最初记载，钦定了绘画的主笔、内容与形式。而更为重要的是“随驾”二字，可见十一月初八日（12月25日）一切事宜准备就绪，皇帝进行庆典前的巡阅，同时传谕丁观鹏、张镐随驾也事先走了一遍。随后在造办处活计档中又查阅到几条与万寿图卷的相关记载，可知整个绘画过程历时十年，由如意馆画画人丁观鹏、张镐、张廷彦等负责画稿，仅起草画稿就至少用了四年半，而画绢四疋也是经皇帝批准，由杭州织造为此特制的。由于幅卷巨长、场景宏大、构图细密、人物众多，而宫廷画画人往往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人员有限，难以按时完成画卷，于是皇帝又下令将画稿发往苏州，由苏州画画人绘画。在挑选画画人时通过先行画样，试其手艺，遴选好手的方式，先后钦定吴维乾、陈兆龙等29人，保证了画卷得以在皇太后七旬大庆之前竣工。详见万寿图绘画进度表（见附表）。

1. 钦定画画人

如意馆画画人丁观鹏、张镐、张廷彦等人负责起稿，丁观鹏作为主笔，更是功不可没。丁观鹏的名字在雍正四年（1726）的造办处活计档中首次出现，“着给画画人丁裕、詹熹、丁观鹏、程志道、贺永清每月每人钱粮银捌两、公费银三两。钦此。于四月十九日，阿兰泰来说，奉怡亲王谕：着将新画画人所食钱粮，按月照数发给”⁴。可见丁观鹏作为刚刚入宫的“新画画人”，雍正帝就钦定每月“钱粮银捌两，公费银三两”，属于画画人中的最高等级，排名却不高。雍正十一年（1733），他在十六位食月分银十一两的画画人中排在倒数第二⁵，时至乾隆元年（1736），排名依旧不变⁶。乾隆元年，丁观鹏已经跟从郎世宁学习绘画，掌握了一定的西画技法，成为郎世宁的四位徒弟之一⁷。乾隆六年（1741），皇帝重新排定了画院处画画人等级，丁观鹏排名从倒数第二上升至正数第三。“金昆、孙祐、丁观鹏、张雨森、余省、周鲲等六人一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吴桂、余穉、程志道、张为邦等四人二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六两，公费银三两。戴洪、卢湛、吴棫、

1 和硕和亲王等：《奏为贻误备办御船奉旨宽免谢恩事片》，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销档 225-024。

2 《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同会阿拉尔神父的信》（1752年10月20日于北京），详见《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381页。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如意馆。第389页、493页。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册，雍正四年三月十六日记录。第320页。

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金昆、陈枚、陈善、孙祐、吴璋、金玠、卢湛、戴洪、戴正、戴越、张为邦、丁裕、程志道、贺永清、丁观鹏、徐熹，以上俱拾壹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6册，雍正十一年三月杂项买办库票。第58页。

6 是年，不论是18人还是14人，丁观鹏都排名倒数第二。详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乾隆元年四月、乾隆元年十一月杂项买办库票。第289页、第557页。

7 郎世宁徒弟四人为戴正、张维（为）邦、丁观鹏、王幼学。详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记录。第204-205页。

戴正、徐焘等五人三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钦此。”¹。至十一年以后，丁观鹏开始受到重用，皇帝不仅钦定他临画、仿画《扫象图》，《宋人画十八学士图》手卷²，摹《顾恺之斫琴图》、临《李公麟击球图》、仿《元人四孝图》³、仿《仇英乞巧图》⁴、摹《仇英西园雅集图》⁵等，还将丁观鹏所绘的仕女小册页入在用于收藏的百什件中⁶，而且赐观名帖、名画，并奉敕于卷尾绘画，尽显殊荣。养心殿三希堂中的王献之《中秋帖》真迹，令丁观鹏以“秋色平分，梧梢月上”绘图卷尾⁷；静怡轩四美具中所藏李公麟《蜀江图》，也奉敕“就杜甫《秋兴八首》中‘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诗意略写大概”于卷末⁸。《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中著录的丁观鹏作品至少有40余件。

张镐约在乾隆十一年九月间始出现在如意馆档案中。“将陈士俊、张镐，每月各赏给工费银三两。钦此。”⁹张镐最初时默默无闻，至十四年十月十七日首领李久明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陆晁画上元、中元手卷二卷，长一丈八尺，宽一尺七寸。传旨：“着张镐照样临稿二卷，再配下元稿一卷。人物至大高六七寸，至小高四五寸，俱照上元图尺寸画。钦此。”¹⁰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去年冬间着郎世宁画的热河总图稿，着周鲲、张镐起准稿时，用绢画一幅……八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热河图着张若澄、张镐二人在咸安宫画。钦此。”¹¹十一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交月山寺图一幅、白云寺图一幅、嵩阳书院图一幅、百泉图一幅、吹台图一幅。传旨：‘俱着张镐起稿呈览。准时，张镐用宣纸画吹台图一幅，其四幅着董邦达、钱维城、李世卓（倬）、张若澄各照样用宣纸画一幅。钦此。’于本月十三日太监卢成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张镐起的图稿得时，着董邦达等画树石；画得时，着学徒等画鏤画。钦此。’”¹²从这两条档案记述中，显示出张镐擅长起草画稿的能力。十六年正月初四日员外郎白世秀、催总德魁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赏给画画人张镐（镐）银二十两，此次随围代往，着海（望）照管。钦此。”¹³传旨时间是正月初四日，“此次随围”是指乾隆第一次南巡，正月十三出发，五月初四回京，言外之意张镐是随行画画人，故赏银二十两。而为此次南巡，特“做得养老银牌一万三千二百个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银库，随围带去赏用。钦此’”¹⁴。可见随围泛指跟随皇帝外出，并非专指木兰围场，如去五台山，亦称“五台随围”¹⁵。张镐的特长应该是皇帝选择其起草万寿图的重要缘由。同年六月初八日，员外郎郎正培奉旨：“养正图六十幅着张镐、陈士俊将旧稿改正线法，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乾隆六年七月初八日记事录。第304页。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4册，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六月初八如意馆。第417、423页。

3 《摹顾恺之斫琴图》、临李公麟《唐明皇击鞠图》均为乾隆十一年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 作于乾隆十二年，上海博物馆藏。

5 作于乾隆十三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匣作。第314页。

7 《石渠宝笈》初编，《列朝人书册上等·三希堂》。

8 《石渠宝笈》初编，《列朝人画卷上等·静怡轩》。

9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4册，乾隆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记事录。第398页。

10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如意馆。第335页。

1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如意馆。第368页。

1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如意馆。第373页。

1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四日记事录。第372页。

1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鍍金作。第396-397页。

1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乾隆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刀儿作。第461页。

其人物大小俱仿冷枚画册页一册，脸像着丁观鹏画。钦此。”¹又，“万寿山通景山水大画二张着张宗苍画，房屋着张镐画，其门扇仿香山物外超然意思。钦此。”²可知张镐除起稿外，也擅长线法画，同时房屋界画能力亦不错，画卷中诸多房屋、戏台正可大显身手。而在《石渠宝笈》中著录有张镐《连昌宫图》《瀛台赐宴图》等作品。

张廷彦是宫廷画画人张为邦之子，乾隆九年（1744）奉旨：“着伊内廷学习行走，每月赏给银三两”³，次年，画过“瑞气迎春绢画一张”、“春满乾坤绢画一张”⁴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着郎世宁、张为邦、张廷彦在咸福宫画大画一张、手卷一卷。钦此”⁵。“长春园全图上着张廷彦添画荷园谐奇趣，并新添西洋水法，有不明白处问郎世宁画。钦此。”⁶另外，在《石渠宝笈》中著录，张廷彦曾与郎世宁合绘《马技图》；与周鲲合笔《初定金川出师奏凯图》第四卷《苑西凯宴》；又参与绘画《大阅图》，在合笔的十位画画人中排在第七。这几幅画卷的特点都是场面恢宏，人物众多，特别是《大阅图》涉及皇家仪仗，绘有卤簿、扈从、器械。绘有整套大驾卤簿的万寿图第三卷《康衢骈庆》即由张廷彦起稿，卷中仪仗种类繁多，从乐器、引仗到旗纛、麾旌、幡幢、伞盖、戟戣，乃至仗马。纹样更是复杂，仅旗纛就分为20大类，多达222面。此卷需绘出各式仪仗总计712件，非熟知皇家卤簿者不可胜任。而张廷彦实有优势，虽然乾隆九年（1744）才入编如意馆，但子承父业，此前跟随其父作为帮手，耳濡目染，比一般刚入宫的画画人更了解宫内事宜及皇家礼仪。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1757年7月15日），张廷彦画得万寿图第三卷画稿呈览，皇帝对画稿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只是下旨：“着张廷彦即画此第三卷”⁷，但时至二十五年（1760）正月尚未画完，于是，又下旨：“张廷彦现画第三卷万寿图，亦交安宁带往苏州画。”⁸次年八月才交回，绘画的艰辛复杂程度从时间需求的角度亦可见一斑。极有可能由张廷彦画好大驾卤簿后才发往苏州，由苏州画画人帮画其余部分。

而丁观鹏与张镐、张廷彦在画万寿图前已有过多次合作机缘，如乾隆十四年三月五日（1749年4月17日），郎正培等奉旨：“着丁观鹏将解马稿大概画出，再着张廷彦起细稿呈览。钦此。”⁹又，乾隆十四年十一月“着丁观鹏、余省、周鲲、张镐照明窗《守岁图》绢画尺寸，另画《雪景守岁图》一幅”¹⁰。十六年，在宜兴“茶吊、茶叶罐上，丁观鹏、张镐画得画稿”¹¹。三人各有所长，又都掌握一定的西洋画法，但在画画人中的待遇处于不同等级。乾隆十九年画画人有五个等级，丁观鹏每月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属于画画人中的第一等级。张镐每月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属于画画人中的第三等级。张廷彦每月钱粮银三两、公费银三两，属于画画人中的第四等级。¹²

-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如意馆。第352页。
-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乾隆二十年四月十八日如意馆。第300页。
-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乾隆九年四月初三日如意馆。第361页。
-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3册，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如意馆。第379页。
- 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如意馆。第317页。
- 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如意馆。第679-680页。
- 7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如意馆。第671页。
- 8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如意馆。第483页。
- 9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如意馆。第589页。
- 10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画院处。第611-612页。
- 1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乾隆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木作。第265-270页。
- 1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乾隆十九年四月杂项库票·如意馆。第602页。

2. 由主笔贯彻执行圣意

丁观鹏感恩戴德，作为绘画的总执笔者，使出浑身解数，以艺术的语言，实现皇帝“绘图四卷”之圣意，以传万代。图卷采用俯视构图，视野开阔，远近兼顾，重点突出，令人赞叹。以进宫行走路线为序，忠实地执行了皇帝自“万寿山起，至于寿安宫止”的旨意。图卷连续描绘绵延几十里路的景况，具纪实效果，属宏图巨制，但却不能以舆图的标准来看待要求。途中主要建筑全部绘出，特别是地标式建筑更是图写细腻，清漪园内姑且不论，城外的长春桥、麦庄桥、万寿寺、广源闸、白石桥、正觉寺、乐善园（图六）、倚虹堂，城内的横桥、北广济寺、新街口、祝寿寺、普庆寺、观音庵、西四牌楼（图七）、西安门、三座门等一一毕现。没有点景的地段，如长河的局部则适当收缩处理。突出皇家卤簿、太后威仪、点景布设，表现皇家气派、尊贵威严、辉煌华丽。特别是对皇太后冰床的位置安排独具匠心，出现在长河沿岸点景相对较少的空旷地带，使太后至尊的地位更为突出，巧妙地避免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与此同时，没有忽略对平民百姓、市井生活的刻画。如游走在城内的小商小贩，熟人相见时的问安与招呼，戏台后面上妆与休息的演员，被喧嚣的闹市吸引、只得在门缝后张望的侍卫（图八），骑马穿行者与维持秩序者之间相互的肢体语言，均生动传神，平添了生活的气息，使纪录片式的画卷显得鲜活。



图六 乐善园一段（万寿图第二卷局部）



图七 西四牌楼（万寿图第三卷局部）



图八 团城一段（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被喧嚣的闹市吸引，在门缝后张望的侍卫

从画卷的细节描写中还可以看出庆典时的皇家警蹕，城外所有交通要道、城内所有路口都设有布障，屏蔽闲杂人等；皇城内维持秩序者皆持有净鞭。布障显而易见是临时性的，而净鞭不是抽打人用的，是以响声提醒人们遵守秩序，按顺序行进。另外，在亭台楼阁、景观布局中还有很多人物，虽然刻画细腻，但真假难辨，在内务府的一条档案中，有“今台阁应用人物未经安设”¹一语，可知，其中夹杂有制作的假人。



图九 长春桥一段（万寿图第一卷局部）
长春桥西通向西顶广仁宫的路口设有屏障

3. 画卷所呈现出的非即时性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画卷所绘点景基本属于写实性的，城内的点景在庆典过后即拆除，长河沿岸的点景被保留下来。但画卷并非全部忠实于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752年1月6日）进宫时的景物，一些建筑，特别是清漪园内的建筑，亦非当时的实景。因为起草画稿就至少用了四年半，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后至二十一年六月之前（1752年1月—1756年7月）的建筑也会进入画卷，清漪园南湖岛上的望蟾阁即为典型。

¹ 德保等：《奏为预备台阁迟误之总管达子等交内务府治罪事》，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案 05-0117-052。

绘在第一卷中的望蟾阁，庆典当天是第四卷中搭建在西安门至三座门之间的黄鹤楼，庆典过后，从城内移建到清漪园（图一〇）。乾隆皇帝多次题咏过望蟾阁，在诗注中也反复强调“是阁结构三层，盖仿武昌黄鹤楼之制”¹，“圣母六旬万寿，阿里衮为湖广总督，庆典所备。嫌其所费多，因赐以万金，而留材木，构阁于此云”²。“阁建于乾隆壬申”³（即乾隆十七年，1752）。而万寿山前大报恩延寿寺西侧的五百罗汉堂也是在乾隆十九年建成的。除此，还有将建筑提升等级的情况，如正觉寺，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崇庆皇太后七旬大寿时才将山门、天王殿、大殿、碑亭改覆黄色琉璃瓦⁴，而画卷中已然是黄琉璃瓦建筑（图一一）。当然，这一切也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完成的，因为所有的画稿都是在“俟准时”⁵才开始正式绘画。



图一〇 1 清漪园中的望蟾阁（万寿图第一卷局部） 2 西安门至三座门之间的黄鹤楼（万寿图第四卷局部）

1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二，《题望蟾阁》。

2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二十一，《题望蟾阁》。

3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九十七，《望蟾阁作歌》。

4 傅恒等：《奏为修理万寿寺等估计钱粮数目事》，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奏案 05-0193-003。

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21 册，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如意馆。第 671 页。



图一一 正觉寺（万寿图第二卷）

画卷第一卷中圣化寺附近有许多身着异域服饰的献宝人，亦值得讨论。这些献宝人用以表现皇太后六旬大庆，万国来朝的景象。“六旬初度，恰六花献瑞之辰；万福攸同，正万国来朝之候。”¹而所绘万国来朝的场景极有可能是在初步勾勒画稿后才补绘上去的，与《皇朝职贡图》的完竣有着密切关系。理由有三：第一，在皇太后六旬大庆进呈的“九九寿礼”中没有开列外国或外藩的物品。第二，在官方的文献史料中没有外国或外藩参加朝贺的记载。第三，《皇朝职贡图》画卷的完成，提供了添画万国来朝场景的可能性。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平定金川后，“皇上念列朝服属外臣式增式扩，爰敕所司绘职贡图，以诏方来而资治镜”²，系由地方督抚负责绘画。十六年奉敕，由画院正式绘画职贡图卷，“以朝鲜以下诸外藩为首，其余诸藩、诸蛮各以所隶之省为次”绘成图卷，“分图系说，共为七卷，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³。而在万寿图的绘制过程中，最早发往苏州开始绘画的是皇帝批准的第二卷、第四卷，时在二十一年六月，可见第一卷画稿当时还没有最后确定。二十二年《皇朝职贡图》的告成，为皇太后万寿图锦上添花成为可能，而且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在设有使臣驿馆的圣化寺附近，合情合理。

庆典中还有一些活动是在画卷中无法表现的，如在寺庙中为太后唪经祝寿的场景。据档案记载，庆典期间，在中正殿、永安寺、阐福寺、雍和宫等皇家佛堂及寺院为太后诵经，祈福祝寿；宫外的万寿寺、贤良寺、觉生寺、柏林寺、静默寺、大觉寺、岫云寺、法源寺、拈花寺、广济寺、广通寺、普觉寺、西域寺、万寿戒台寺、弘恩寺、大慈观音寺、西方寺、善果寺的住持也分别率领禅僧唪经，恭祝太后万寿⁴。其中万寿寺、静默寺、广济寺、广通寺就处在皇太后回宫的途中，寺院已然绘出，但唪经无法表现。所以在皇太后七旬庆典中，则特意选取千名僧人于万寿寺、千名喇嘛于正觉寺祝寿的场景，绘入七旬万寿的《臚欢绘景图》册中。

1 《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三，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乙酉。

2 《皇朝职贡图》后傅恒等跋语，故宫博物院藏。

3 纪昀等：《四库全书提要·皇朝职贡图》。

4 总管内务府：《奏报筹办皇太后诞辰中正殿等处念经事宜折》，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销档 225-023。

四 万寿庆典的经费物料

万寿庆典在皇帝的总决策下,较大的工程都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有清漪园工程处、长河两岸工程处、乐善园工程处等,由专人负责。工程浩大,自然花费不菲,新建的行宫有清漪园、乐善园、倚虹堂,新建的庙宇有大报恩延寿寺,修缮一新的庙宇有万寿寺、正觉寺,紫禁城内有改建的寿安宫,至于修缮与后续建造的建筑也不在少数。加之庆典时值隆冬季节,却要营造出春天景象,在点景布置上要求较高,而长河沿岸与西直门内的点景数不胜数。现仅就目前所见史料对庆典的经费物料略做管窥。

1. 建筑清漪园万寿山的费用

万寿山“自乾隆十五年兴修起,至二十九年工竣,通共领收过银五百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九两六钱八分五厘。万寿山修建工程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内除各项木植、旧料抵银四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两三钱九分三厘,实净销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¹。“领收过圆明园库内银二百五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二两。养心殿库、造办处、广储司等处银二百二十九万七千五十八两八钱六分八厘。又两淮并长芦盐政解交银六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八两四钱四分五厘。又收过吴尚贤、王岱、刘裕泰名下交到银二十一万三千三十两三钱七分二厘。”²而失宠的老臣张廷玉对建设清漪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廷玉名下罚赎银二十万两,由时任江南总督黄廷桂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差人“先行完解银十万两”,奏请应交何处,奉旨:“着交万寿山。”³次年,又送到银十万两,请旨后,“着仍交万寿山。”⁴

2. 长河两岸点景

自乾隆十六年二月开始兴工,随之建立起长河工程处,统筹安排庆典事宜。乐善园兴工后又建立了乐善园工程处。“自高亮桥至长春桥,长河两岸建造点景楼台、亭座、大小房间共三百四十九间,及油饰彩画并修砌花墙四百二十六丈七尺二寸,修理码头十座,粘补迎面庙宇、民房,办理沿河铺面牌幌、各样家伙,堆培土山,栽种花草、树株,修建大门一座、影壁、看墙,两岸兵住房间,后面添砌门窗、院墙三十三座,并展宽修理高亮桥至广源闸北面泊岸,凑长二百九十八丈三尺五寸等项工程,通用销算用银五万二千六十七两三钱六分六厘。”⁵

高粱桥“南北岸开挖湖泡二处,内南湖新建抱厦正殿一座,计八间。房四座,计十二间。转角房一座,计五间。平桥一座,桥亭一座,方亭一座,游廊四道,计六十二间。看守房三间,墙一道……北湖新建抱厦正殿二座,内一座计八间,一座计四间。房三座计十一间,木桥二座、方亭一座,游廊三道,计五十五间,看守房六间……共用过物料工价银四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两二钱八分一厘。”“正觉寺前添建四柱三楼黄琉璃瓦头停牌楼一座,共用过物料工价银一千一百十五两四钱六分四厘。”加上其他零碎工程,统共“销银四万八千三百一两

1 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等:《奏为遵查万寿山等处工程逐一核算数目将管工大臣查议事》,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己卯,奏案 05-0245-015。

2 总管内务府:《奏为万寿山工程应存应缴各款俱属相符事》,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奏案 05-0244-054。

3 总管内务府:《奏请交付原任大学士张廷玉名下罚赎银两片》,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销档 223-022-1。

4 总管内务府:《奏请解交大学士张廷玉名下罚银片》,乾隆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奏销档 224-310。

5 海望等:《奏为长河工程各处点景需用银两数目事》,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乙未,奏案 05-0135-043。

九分二厘”¹。

而最重要的一份档案是《长河工程处新收并实用银两数目》，详细记载了银两的来源、数目与用途。内载：“计开各处恭进银两数目内：两淮银二十五万两，两浙银五万两，广东银三万两、福建银三万两，以上各处通共恭进银三十六万两。乐善园行宫用银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两一钱七分一厘，高亮桥南北湖泡等处用银四万八千三百一两九分二厘，长春桥至小白石桥湖泡等处用银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六两九钱一分。以上各工通共用银三十四万三千八百七十六两一钱七分三厘。除用，净存剩银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三两八钱二分七厘。再有，从前开工时借领过广储司银五万两，二项共存银六万六千一百二十三两八钱二分七厘。内奏准长河点景领用过银三万三千五百两，开挖稻田领用过银四万一千三百六十八两五钱四分九厘二毫，平垫两岸道路领用过银六百二十两四钱。三项共领用过银七万五千四百八十八两九钱四分九厘二毫。除将前项长河各工存剩银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三两八钱二分七厘，并开工时借领过广储司银五万两一并实用开除外，其不敷银九千三百六十五两一钱二分二厘，业已于万寿山工程处项下银两内动用，谨此奏闻。”²

3. 万寿寺、正觉寺与倚虹堂的费用

万寿寺，“中路粘修殿宇、房间，油饰彩画见新，殿内佛像粘补装颜见新。并廊西边添建备膳处、殿宇、亭座、游廊，以及东边挪盖方丈房座、游廊等项工程”，约需物料工价银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八两九钱八分八厘。核减后仍需“三万四千一百五两八钱五分三厘”³。

正觉寺，“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旨：着将正觉寺庙宇房间、金刚宝座塔油饰见新，佛像、供器、桌案、幡帐见新收什整齐。”⁴派员踏勘后，估计用银七千八百九十一两二钱。核对后，“山门三间，天王殿三间，大殿五间，金刚宝座塔一座，后殿五间，东西配殿三十间，钟鼓楼二座，头停加陇捉节，油饰金黄油，内外油画。以及佛像重新装颜，桌案、供器油画见新等项……共用过物料工价银七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六分六厘。再，续添后殿头停……核减物料工银四十三两七钱四分外，实应准销银八千九百八十五两一钱三分”⁵。此笔费用皇帝下旨由吉庆、高恒所出⁶。

倚虹堂，开工于十六年五月，最初记述为“在高亮桥添盖行宫一所”，由时任直隶布政使的玉麟主动奏请，“情愿捐资”。这所行宫包括“宫门五间、大殿五间，东西配殿六间，两边曲尺游廊二十八间，两山、耳房、转角房共十三间。”“看墙、院墙八十八丈八尺二寸”，以及看守房、苑户房等。共“办买旗民房地基一百三十九间半”。“实准销银二万一千五百三两三钱九分”，“玉麟业已经如数交讫”⁷。

4. 紫禁城内寿安宫的费用

“修建寿安宫前殿一座、宫门一座、后殿一座、配殿四座、转角围房四座，两卷房二座，游廊、净房十四间，两卷房西边倒座房二座、厢房三间，前配殿后值房二座，琉璃门三座。成砌南面大墙二十四丈六尺，东北

1 允禄：《奏报高亮桥南岸开挖湖泊建造殿宇用过物料工价银两数目片》，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奏销档 229-286。

2 《呈长河工程新收并实用银两数目清单》，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奏案 05-0133-075。

3 苏和讷：《奏为修理万寿寺殿宇核减银两事折》，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奏销档 224-171、奏案 05-0116-025。

4 海望等：《奏报油饰正觉寺庙宇佛尊估需银两数目片》，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奏销档 224-084-1。

5 允禄：《奏报粘修正觉寺庙宇房屋佛像用过物料工价银两数目片》，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奏销档 229-306。

6 奉皇帝谕旨：“知道了。仍着吉庆、高恒修饰。钦此。”详见海望等：《奏为修理正觉寺事》，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奏案 05-0116-017。

7 允禄：《奏为高亮桥添盖行宫用过物料工价银两事》，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奏案 05-0133-066。

二面大墙长高湊长五十八丈三尺，院墙湊长七十四丈五尺，随开门口十三座，铺墁甬路地面”，油饰、彩画、糊裱、成做内里装修，并挪移咸安官学房以及番经馆、礼器馆、添改粘修尚衣监、器皿库等处房间，通共约需银三万六千七百两四钱八分六厘，捶造飞金约需赤金一百三十六两”¹。而“搭做大戏台一座，成造各样云梯、踏垛、云幔、扎做卫彩，并西华门至永康左门以及寿安宫、寿康宫、慈宁宫等处宫殿门座悬挂软硬彩子等项……请向广储司暂领银一万两以便应用”²。

宫廷对所有的费用，都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通过勘查、估需银两、复查核减、旧料折银等程序，才实准销银。如正觉寺工程，曾“买杉槁架木，用过银三百五十七两……查正觉寺与长河工程甚属相近，所需架木仅可挪用，不便动支钱粮办买，请将此项架木仍交该员自行变卖，所用办买架木银两不准开销”³。

5. 其他

西直门内由各省督抚与在京王公备办，搭建点景争奇斗艳，但缺乏经验，浪费不少，目前尚未查到相关档案史料。而庆典所需物料及赏赐的银两、实物还未计算在内，如西安门到西直门经坛、戏台、彩棚，需绸疋不下十万疋⁴。“西直门一路，豫备皇太后万寿彩棚，特派步兵昼夜看守，时届隆冬，巡逻达旦。又因虞及火烛不令炽炭，深可軫念。着将内务府制就棉敞衣，各赏给一领，以御严寒。”⁵又如进宫当天，“所有奉辇之校尉俱极恭敬，举步整齐，慈体康豫，朕心深为嘉悦，着加恩赏赉”⁶。迎驾的寿民、寿妇每人赏银一两⁷，等等。

进宫沿途，“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僂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⁸。至于恩赏各班承应人役等费用，目前没有查到记录，但可以参考皇太后七旬万寿时的花销。据赵翼记述，六旬万寿时“皇太后见景色巨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以是辛巳岁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⁹。稍减的七旬万寿，“所有承应彩戏，大班十一班，每班雇价二百两，计两千二百两；中班五班，每班雇价一百五十两，计银七百五十两；小班四班，每班雇价一百两，计银四百两；歌童一百二十五班，每班雇价二十两，计银二千五百两；杂耍等项人役五十二名，雇价三百九十四两。”自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演习承应彩戏、排演承应小曲、杂耍各二十次，所需饭食、往返运行头运费、粘补行头、添办切末等，实用银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六两九钱七分¹⁰。六旬万寿图上的戏台、戏班、小曲、杂耍不少，比比皆是，开销只会比此还多。

以上各项工程及名目能够计算出的实销银已高达520万两以上，其中个人出资44万两。万寿山至西直门一路的长河沿岸，并非像谕旨所说的那样，“里数甚长，办理未免多费，将来安舆所经，凡道旁一应豫

1 三和等：《奏为估计修建寿安宫等处用赤金数目事》，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丑，奏案 05-0112-065。

2 海望等：《奏为搭建寿安宫等处大戏台需用银两事折》，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奏销档 225-174。

3 允禄：《奏报粘修正觉寺庙宇房屋佛像用过物料工价银两数目片》，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奏销档 229-306。

4 《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庆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壬申。

6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 总管内务府：《奏为恭办孝圣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档案事》，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案 05-0985-032。其中记载：“请仍照十六年例，每人赏银一两。为此谨奏。”

8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盛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9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盛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10 总管内务府：《奏为恭办孝圣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档案事》，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 05-0985-032。

备，俱著取支内务府”¹，两淮、两浙、广东、福建贡奉银已达36万两²。而点景最为密集、极尽华丽的西直门至西华门一线的花费尚未计算在内。傅恒在十年后总结了这次庆典的教训，特别是西直门到西华门，“一切亭台、房宇类，系芦席、竹木所成，连接十余里，经历八九月，在官、在民无不日防火烛之虞。且各省委员至京，凡办料鸠工均非素所熟习，所以办理周章而靡费之处，亦不可枚举。”³就是乾隆帝亦承认“前届辛未年各省所办庆典，过于靡费”⁴。十年后皇太后七旬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将两傍（旁）街道铺面量加修葺，俾令整齐可观，再行相地点设景物，远近参差，段落相间。既足以恭襄庆典，又不致虚靡物力”⁵。新盖铺面房达5520间，可出卖或出租⁶，用银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两，街道两边的点景用过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七两⁷。另外，畅春园宫门前至长河一带点设景物，高亮桥至西直门铺面房间，修缮沿途行宫，紫禁城内寿安宫添建成三层戏楼等工程，总计花费二十万五千五百余两⁸。而七旬庆典的所有经费系在京王公大臣暨各省督抚、将军、盐政、织造等集资一百一十万二千余两⁹，实际花费八十五万六千四百四十余两，不及六旬万寿的六分之一。

当然，清漪园与乐善园属于皇家行宫，所占比重也最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超出了皇太后庆典的范畴，却是以皇太后的名义成就之。即使在总费用520万两中忽略清漪园的440万两费用，仍有80万两之多，却还未统计最费财物的西直门至西华门一线，其花费至少相当于皇太后七旬万寿费用的两倍以上，靡费程度确实不可小觑。而乾隆十五年户部银库实存银数为“三千七十九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¹⁰，万寿庆典即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以上。

五 崇庆《万寿图》与康熙、乾隆《万寿图》之比较

按照清代的成案，帝后六旬始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在清朝的十位皇帝中，只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以及昭圣（孝庄文皇后）、仁宪（孝惠章皇后）、崇庆（孝圣宪皇后）、恭慈（孝和睿皇后）、慈禧（孝钦显皇后）五位皇太后有资格举办庆典。在崇庆皇太后之前的昭圣、仁宪皇太后都没有举行过大典，只举办过宫中的庆贺礼。将庆典绘成图卷的只有两位皇帝，一位太后。一是康熙六旬万寿，二是崇庆六旬万寿，三是乾隆八旬万寿。其中唯有崇庆皇太后拥有完整的庆寿图，计六旬万寿图卷、七旬万寿《胪欢荟景》册页

1 《清高宗初录》卷三八八，乾隆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壬寅。

2 《呈长河工程新收并实用银两数目清单》，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奏案 05-0133-075。

3 傅恒等：《奏为皇太后万寿圣节修葺西华门至西直门两傍街道事》，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案 05-0185-007。

4 《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一，乾隆三十五年十月辛丑。

5 傅恒等：《奏为皇太后万寿圣节修葺西华门至西直门两傍街道事》，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案 05-0185-007。

6 傅恒等：《奏为皇太后万寿修理铺面房内有情愿任买者俱照一分承买事》，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奏案 05-0189-046。

7 傅恒等：《奏为皇太后七旬庆典王公大臣暨各省督抚等交到银两数目事》，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案 05-0196-034。

8 总管内务府：《奏为恭办孝圣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档案事》，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案 05-0985-032。傅恒等：《呈修理万寿寺等估计钱粮数目清单》，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奏案 05-0193-004。总管内务府：《奏为恭办孝圣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档案事》，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案 05-0985-032。

9 《呈王公大臣暨各省督抚等交到银两数目清单》，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案 05-0196-036。

10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初六日第二条；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第二条。

以及八旬万寿图贴落¹，又以六旬万寿图卷为翘楚。

故宫收藏的康熙六旬万寿图分为两卷，上卷纵 45 厘米、横 3939 厘米，下卷纵 45 厘米、横 3939 厘米。乾隆八旬万寿图亦为两卷，上卷纵 45 厘米、横 6389.3 厘米，下卷纵 45.1 厘米、横 7068 厘米，均为巨制。但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康熙与乾隆万寿图，已非原本，而是按照武英殿刻本重绘的。因为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797 年 12 月 8 日）夜，乾清宫遭遇火灾，收藏于此的康熙与乾隆万寿图罹难。灾后，按照康熙与乾隆万寿图武英殿的刻本发往苏州重绘。十一月二十八日，发下堂谕：“着将由武英殿撤来圣祖万寿盛典图书二本、随玉别纸样二张；太上皇帝八旬万寿盛典书二本，随纸样二张，发往苏州，交织造舒玺。按照书上绘画图样，选派好手工笔画匠，挨次绘画着色手卷四卷，其画心高一尺四寸，得时配袱，并做白玉别、紫檀木匣，及原样发去书四本，务于明年七八月间一并送交京内造办处，以备陈设，不可迟误。特谕。遵此。”²

（一）原绘本与重绘本差别巨大

康熙万寿图、乾隆万寿图都曾有原绘本、刻本和重绘本，如将三图作一简单比较，即会发现原绘本与重绘本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现存康熙万寿图是照刻本重绘的，刻本虽然也是康熙年间所为，但刻本非照搬原本，而是当时“照依书式另画”³的小图，与原图相比，构图已经有所改变，加之雕版工艺、印刷工艺与绘画工艺本身的差别，必然会失去一些只有绘画方能呈现出的细腻之处。嘉庆年间，再照刻本重绘康熙、乾隆万寿图，已不是皇帝领衔，钦定画画人，只是由织造舒玺选派好手画匠，又要赶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四大卷的绘制，根本无法保证品质。谕令下达于嘉庆二年十一月，要求明年七八月间送交，确实勉为其难。嘉庆三年，苏州织造来信，“声明绘画圣祖万寿盛典手卷二卷、太上皇帝八旬盛典手卷二卷，因系细密宫画，赶七八月间不能完竣，现在督理画画人等紧赶，十月内画完，再为装裱妥当，赶十二月内送京。奉谕……十月内绘画完工，如何装裱两个月？着行文，务于十一月内送京呈览。”⁴无论如何加班加点，最终也没赶上太上皇帝的米寿（乾隆生日为八月十三日），直到嘉庆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799 年 6 月 27 日）才送达宫内⁵，乾隆太上皇已在正月初三日（1799 年 2 月 7 日）驾崩。而重绘本的绘画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不要说与原绘本比，就是与刻本相比，也有误解景物，漏写漏画，脱略刻本等情况，在宫廷建筑的细节也出现了误画⁶。

康熙万寿图中的一个细节，在毛家湾路口接驾的赖都母吴苏氏⁷，特别值得一提。她是“二等阿达哈哈番鄂翁什库巴图鲁之妻，率其子副都统赖都等、孙步军副尉常在等跪迎圣驾，奏曰：‘臣妾系鄂翁什库巴图鲁

1 参阅拙作《崇庆皇太后的万寿庆典图》，《紫禁城》2015 年第 10 期；《崇庆皇太后画像的新发现——姚文瀚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 年第 4 期。

2 《乾隆六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清宫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乾隆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胶片 154，编号 3694。〔笔者注：宫内当时仍用乾隆纪年，下同〕

3 《万寿盛典初集》奏折，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八日王原祁奏折。

4 《乾隆六十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热河随围寄京信帖》乾隆六十三年七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 155，编号 3699。

5 《乾隆六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清宫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乾隆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胶片 154，编号 3694。

6 参见王幼敏：《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万寿图〉非原本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4 期。

7 《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四记载，“毛家湾路左有副都统赖都母吴苏氏接驾龙亭”。

之妻，今年九十矣。愿献己寿于皇上。’上停辇，顾谓曰：‘双铎哉！’叹羨不已。上手赐寿桃”¹。次日，当康熙皇帝在宫内举行庆贺大典后，返回畅春园时，吴苏氏又“率其子孙于原处跪送圣驾。上停轿，令其子赖都扶之至轿前，不令跪，执手霁颜，问其族氏而过。顷之，上遣太监李玉传旨与赖都曰：‘汝母乃甚善之老妪也，俟宴诸老妪时必令之来。’”²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是康熙回宫、返园路途中唯一记载在《起居注》与《实录》中有姓名的人物，而且对当时场景的描述翔实而生动。万寿图原本为冷枚等人所绘，他们肯定知道这段广为流传、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所绘形象一定生动。但重绘本已事隔八十余年，所绘吴苏氏不仅过于年轻，而且形象与周围人雷同，表情呆板，过于概念。仅此一点，就与崇庆皇太后万寿图不可同日而语（图一二）。



图一二 《康熙万寿图》(局部) 毛家湾路口接驾的赖都母吴苏氏

在《石渠宝笈初编》中著录的原本康熙万寿图“卷俱高二尺二分，上卷广十三丈五寸，下卷广十三丈七尺三寸”³，与现存的画卷在尺幅上也不相符。乾隆八旬万寿图原本“二卷皆纵二尺四寸，上卷横二十丈零二尺五寸，下卷横二十丈”⁴，比康熙万寿图纵向高出了三寸余，横向多出了十几丈。而根据《八旬万寿盛典》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皇上进宫，乘礼舆，舁以十六人。陈大驾卤簿，自西华门内至隆宗门祇迎。导以骑驾卤簿。”⁵重绘本上却是乘 28 人抬的金辇。

（二）原绘本之间的差别

再从绘画的人力、物力上考察，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的绘制过程充分显示出国力的充足与雄厚，是康熙年间无法比拟的。首先，提议图绘康熙万寿图者为兵部右侍郎宋骏业，图绘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则由皇帝下旨，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其次，康熙万寿图主事者三易其人，先后为宋骏业、王原祁、王奕清，而宋仅仅主持两月即去世，户部左侍郎王原祁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奉旨续画；王原祁去世后，于康熙

1 《清圣祖起居注》卷四十八，康熙五十二年三月甲午；《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四，康熙五十二年三月甲午。

2 《清圣祖起居注》卷四十八，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乙未。

3 《石渠宝笈》初编，卷五，国朝人画卷上等，乾清宫藏，《画院绘万寿图二卷》。

4 《石渠宝笈》三编，第四函第三册，《乾清宫藏本朝臣工书画》。

5 《八旬万寿盛典》卷五十五，《典礼》。

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复命詹事王奕清负责。绘画地点则在宋骏业、王原祁的私寓¹。第三，参与画图人员与绘画进度。王原祁主事后修改了宋骏业完成的上卷稿本，起草了下卷稿本，至“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进呈稿本，五十三年四月领到绢三十丈，遴选得画图人员徐玟等，及万寿科武会元金昆，协同冷枚，共十二人，尽心绘画。今已画成十二丈，未成者尚有十八丈，现在趲工”²。从五十三年四月领绢，到王奕清上折的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已绘完十二丈，其余正在加班绘画，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工竣，从始至终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在画卷的末尾，有“康熙五十六年春正月，臣冷枚、徐玟、顾天俊、金昆、邹文玉、金永熙、李和、余熙璋、樊珍、刘余庆、楚恒、贺铨、贺永治、徐名世奉敕恭画”的款识，下有“臣冷枚”、“敬事后食”二印³。可见冷枚为主笔，徐玟、金昆为辅，实际画画人为十四人，比王奕清奏报的多出二人。乾隆八旬《万寿图卷》虽然目前没有发现相关绘画的记录，而且原本“卷内不著绘人姓名”⁴，但乾隆八旬万寿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举行，五十七年《八旬万寿盛典》成书，已收录万寿图刻本在内，可谓神速。

崇庆皇太后万寿图，主笔为丁观鹏，张廷彦、张镐为辅，加之皇帝亲自选定的苏州画画人 29 人，共同绘画。仅勾勒画稿四卷即历时四年半，而得到皇帝认可的只有两卷，画稿又分为墨稿与着色稿⁵。构图精细，敷色艳丽，不计成本，力求完美，特别是以泥金点染的细笔，凸于色彩之上，颇有建筑彩绘沥粉贴金之感，历经二百五十余年仍完好如新，令人叹为观止。在绘画时间的限定上也比较宽泛，用十年时间绘成，最终作为皇太后七旬大庆的寿礼，于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1761 年 12 月 25 日），以“御笔嵩呼介景万寿图四卷”的名义呈进，排在这一天呈进的所有九九寿礼的首位⁶，弥足珍贵。

另外，现存的清宫旧藏康熙六旬《万寿图卷》与乾隆八旬《万寿图卷》都有图说，方便后人解读，惟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卷》没有发现图说，不知何故？

结语

“自古有图则必有史，图以象形，藏策府而传亿载；史以纪实，示臣民而布万方。”⁷图文互表，“图”更是以文字无法比拟的优势使“史”活灵活现，使后人获得直观的感受，甚至补“史”之不足。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卷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些表现礼仪的画面，超逸于制度之外，却没有见诸文字记载，因而更具历史价值。首先，庆典的规格直追康熙皇帝，沿途搭建了大量点景，而没有参照孝庄文皇后与孝惠章皇后的规格，仅在宫内举行。其次，庆典中不仅动用了大驾卤簿，而且是改制后的大驾卤簿，在仪仗的数量上超过了康熙皇帝。第三，将皇帝的法驾卤簿布陈在永康左门外，这在清代历史上是首创之举，亦无先例可循。而“卤簿前导”是乾隆《起居注》中唯一的一次记述，崇庆皇太后七旬、八旬大寿时，同样从畅春园返宫，仍是倚虹堂乘辇，《起

1 《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兵部右侍郎加一级臣宋骏业谨奏、闰五月初三日户部左侍郎臣王原祁谨奏。

2 《万寿盛典初集》奏折，《康熙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詹事府詹事加二级臣王奕清谨奏》。

3 《石渠宝笈》初编，卷五，国朝人画卷上等，乾清馆藏，《画院绘万寿图二卷》著录款识。

4 《石渠宝笈》三编，第四函第三册，乾清馆藏本朝臣工书画。

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26 册，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行文。第 663 页。

6 《国朝官史》卷十八。

7 《万寿盛典初集》奏折，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八日臣王原祁谨奏。

居注》上却再没有出现“卤簿前导”的字样。而六旬的“卤簿前导”，在《清高宗实录》《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国朝官史》《皇朝通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等史书中皆只字未提，却由画卷详尽完整地图绘下来，颇耐人寻味。

在清代的宫廷绘画中，万国来朝作为绘画主题仅见于乾隆朝¹，而在此卷中可谓初现端倪。作为一种虚拟的场景，自此出现，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1760—1779）又五次以此命题绘画²，加之皇太后七旬万寿《朕欢荟景·万国来朝》，共有六幅。是乾隆皇帝取得平定金川、又拓疆二万里武功后，“西陂东鹑觐王会，南蛮北狄秉元辰”，而企盼“保泰承庥”³的治政理想与抱负的体现。

崇庆皇太后去世后，将寿康宫收藏的物品分类登记造册，此图卷列于书画类物品之首，是寿康宫收藏的重器⁴。其后才是宋元绘画，足见其在宫廷收藏中的地位。

总之，皇太后六旬庆典在乾隆皇帝的亲自指挥下，规格最高，盛况空前，处处彰显出乾隆盛世的辉煌与奢靡。而画卷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圆满地将庆典图绘下来，必将以图的形式载入史册，传之后世。这是乾隆皇帝不惜一切代价向天下昭示“朕以孝治天下”⁵、而“盛世莫先于崇孝”⁶的机遇与舞台，诚如当时史官所慨，“往牒未有伦比，盛典独冠古今”⁷。是后人研究乾隆朝礼制与历史的重要图像资料，有着文字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价值。

1 雍正《十二月令图》亦曾表露过万国来朝之意，但仅仅作为画卷的远景，而非主题。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481页，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如意馆；526页，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如意馆。第26册713页，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如意馆；718页，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如意馆。第30册87页，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如意馆；123-124页，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如意馆。第41册756页，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如意馆；844页，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如意馆。第42册732页，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如意馆。第44册35页，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如意馆。

3 《皇清职贡图》御题诗句，款识为“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辛巳秋七月御题”，诗见《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十五，《题职贡图八韵》；在一幅乾隆二十六年绘的《万国来朝图》中，御题诗完全相同。

4 寿康宫等处《书籍挂轴手卷册页数目清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乾隆元年九月癸巳；卷四八一，乾隆二十年正月癸卯；卷之一〇二七，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壬午；卷一四八〇，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庚子。

6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四年二月壬寅。

7 《皇朝通志》卷四十二，《嘉礼一》臣等谨按。

附表:万寿图绘画进度表

编号	时间	事由	档案记录	出处	备注
1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下旨绘图四卷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郎正培面奉旨上谕：“于初八日着丁观鹏、张镐随驾至万寿山起，至于寿安宫止，往看一路陈设等件，绘图四卷。钦此。”笔者注：【下另贴条，标出“现画未完”字样】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下同)第20册389页、493页，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如意馆。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下旨绘图，到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首次在活计档中记录，时至三年，尚未完成画稿。
2	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定织画绢四疋	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转奏：如意馆为画万寿图手卷所用绢疋须得定织。奉旨：“着□□□□□□织造处送来。钦此。”于六月初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副催总舒文将杭州织造申祺送到白画绢四疋持进，交首领张玉、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交如意馆。钦此。”于本日员外郎白世秀、副催总舒文将画绢四疋持赴交如意馆去讫。”	第21册456页，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记事录。	画绢是特制的，由杭州织造送到。
3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如意馆画稿完成，下旨发往苏州绘画。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如意馆现起万寿图手稿四卷，着瑞保先去第二卷、第四卷。或四人画一卷，或五人画一卷，先著每人画一段，各粘名签呈览。好的指名留用，不好的另挑人画来呈览。其余二段稿俟准时发去。再，应画手画卷四卷俱著带去。钦此。”	第21册671页，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如意馆。	二十一年六月画稿完成，将皇帝已准的第二卷、第四卷定稿先行发往苏州绘画。将画卷四疋都带到苏州。第一卷、第三卷尚需修改，没有恩准。
4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皇帝第一次钦定苏州画画人	于八月初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到万寿图画稿十四段，随人名签四个持进，交太监张永恭呈览。于初九日太监张永恭传旨：“准吴维乾、徐大年、顾方乐、顾鹤琴、何文起、赵丹洪六人画。钦此。”	第21册671页，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如意馆。	瑞保送到14人画稿。次日，皇帝选中6人。
5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二十一日	皇帝第二次钦定苏州画画人	于闰九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到万寿图画稿三十二条，各随人名签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陈兆龙、陈维德、沈心诚、沈麋载、陈云藻、杜友美、江运昌、张仲超、徐周望、马蔺生、袁文彩、李南备、许瀛洲、范章衡、曹东来、胡大振、戴士宏、陈鹤坡、吴玉行、徐兰圃、徐光裕、朱彩文、王焕章等二十三人画。钦此。”	第21册671页，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如意馆。	瑞保送到32人画稿，皇帝选中23人。

续表

编号	时间	事由	档案记录	出处	备注
6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张廷彦完成第三卷修改稿,下旨即由张廷彦绘画	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五月三十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将张廷彦画得万寿图第三卷画稿呈览,奉旨:“著张廷彦即画此第三卷,将从前发去苏州织造安宁处画绢四匹内作速要一匹来画。钦此。”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苏州织造瑞保将原送去画万寿图画绢一卷交如意馆催总德魁领去讫。”	第21册671页,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如意馆。	将画绢从苏州要回一疋。
7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四日	第三卷亦发往苏州画	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接得员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四日奉旨:“张廷彦现画第三卷万寿图亦交安宁着带往苏州画。钦此。”	第25册483页,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如意馆。	
8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催画第三卷	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郎中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苏州现画第三卷万寿图着催送来。钦此。”于本月二十日八十四行文讫。	第26册658页,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行文。	其余三卷此时应已竣工
9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	第三卷完成,交如意馆托裱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接得郎中达色、员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内开八月初七日接得报上来帖,内开初二日郎中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万寿图一卷、墨稿一卷、着色稿一卷。传旨:着交内务府大臣吉,交如意馆,照原先托裱过的万寿图一样托裱。钦此钦遵在案。今将万寿图所用袱别画得纸样二张,交苏州织造安宁,照样成做袱子四件、玉别四件。务赶十月二十日到等因回明。”	26册663页,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行文	将袱子、玉别画样发往苏州。限时在十月二十日送到。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